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印章）

合订本 第三十一卷

希望过了1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，作为对社会的贡献……
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，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……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，如果不抓紧，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……
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，反映新的情况，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，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去发展起来的……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。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……暴露旧的东西，使后人知道老根子，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。周恩来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总第 90—92 辑

总第
90—
92
辑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第百一十一辑）

合订本 第三十一卷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

艰苦的历程/003

◎ 张治中

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/020

◎ 刘 斐

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/031

◎ 卢 汉

我对湘西“雪峰山会战”的回忆/053

◎ 邱维达

回忆重庆社会大学/067

◎ 杨 乔

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活动片断/076

◎ 张 景

我所知道的罗家伦/084

◎ 陈中凡

现代评论派与王世杰/093

◎ 范体仁

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/099

◎ 沈 醉 郭 旭

艰苦的历程（续）/137

◎ 张治中

忆张冲同志/155

◎ 桂 灿

江阴要塞起义的前前后后/178

◎ 唐君照

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/187

◎ 郑朝强

齐鲁大学校史简介/205

◎ 王神荫

遣送东北日侨俘的回忆/230

◎ 李修业

“满洲第七三一部队”罪恶史/243

◎ 榊原秀夫等

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杀人罪行/252

◎ 韩 蔚

“井上公馆”和“特务机关”的内幕/260

◎ 朱声昌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对《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》的补正/281

◎ 黄 维

纪念许广平同志/285

◎ 凌 山

回忆范文澜同志/302

◎ 荣孟源

悼念先父范文澜同志/309

◎ 范元绶

记范文澜校长二三事/313

◎ 高继芳

附：山水名胜宜有志乘说(己酉上学期) /316

◎ 范文澜

记傅作义将军/317

◎ 段伯宇

傅作义先生保定脱险经过/327

◎ 段伯宇

中国科学社略史/330

◎ 张孟闻

关于“中国科学社”的国内活动/338

◎ 卢于道

忆汤飞凡教授/341

◎ 刘隽湘

怀念杰出的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先生/349

◎ 黄汲清

回忆吴耀宗先生/354

◎ 江文汉等

追忆父亲吴耀宗/366

◎ 吴宗兰 吴宗素

从唯爱主义者转变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/371

——缅怀吴耀宗先生

◎ 王季深

喜饶嘉措大师生平事略/377

◎ 杨效平

佛学研究和支那内学院/388

◎ 吕 澄

上海中药材出口简史/393

◎ 胡镜水

上海鉴臣香料厂及其创办人——李润田/401

◎ 曹循之 刘履吉 徐昭侯

珍妃其人/409

◎ 商衍瀛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九十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艰苦的历程

◎ 张治中

第一节 来源

一、故乡

我的故乡，是安徽省巢县西乡离县城90里的一个叫做洪家疃的村子。这个村子又叫做“清水塘洪”，是因为在村的旁边有一口大塘，塘的一边是由多数姓洪的聚族而居。这一口塘实在太可爱了。水，终年是清的，除非久旱，水才减少乃至干枯竭；平常的时候，满池碧清的水，明镜一般。杭州西湖的玉泉寺，有一池水也很清，里面养着五色的游鱼。我看，我们家乡那一口塘的水，和玉泉寺的一样清，而面积比玉泉寺的池大多了。

洪家疃在秀丽的黄山南麓。皖南的黄山是天下驰名的，我认为中国的名山，黄山应首屈一指。洪家疃的黄山，我不愿喊它做“小黄山”，我认为它与皖南的黄山是同等的可爱。

这山上常有云彩飘荡着，尽管它不很高，林木不很葱郁，却经常地保持一种碧青色和淡白色，不像一般山的黄赤色。它的品格，由它的姿态、色调表现出来，最端正，最淡雅，最秀丽。看了这山，使人发生和平、冲淡等柔美的感觉。李白的诗：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”敬亭山在安徽宣城，也不高，却很秀；我们村子的屏障者——黄山，不但不会令人看厌，而且使你越看越爱。

环洪家疃侧面皆山，黄山是群山的主峰。黄山像一只凤凰，张开美丽的两翼，让百鸟和鸣而飞舞；又像一位老人，端坐华贵的广庭，让儿孙绕膝而团拜。它的左翼是“靠山张”，右翼是“山尾洪”，两翼相距不到5里，像一座玉屏风，峙立在我们村的侧面。

登黄山，望巢湖，那是多么美好的境界！巢湖，波澜壮阔的巢湖，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水，点缀着风帆沙鸟。站在山巅，浩荡的天风，可以开拓



你的心怀，恢弘你的壮志，激荡你的豪情。你可以尽你的目力远望环湖及湖心的山，姥山山上那一座我们叫做“锥子”的尖塔也可以看得清楚。固然，从我们村子附近的岗上南望，也可以望见巢湖，然而总没有像站在黄山山顶远望的壮观和气魄。

我们的村子是背山面湖的一幅画图。向东15里是炯炆河，向西15里是长临河，向南20里是忠庙和四顶山。四顶山是一座名山，忠庙是一座名寺。四顶山在离忠庙不过3里的湖边，山是四个顶，远望四峰，对峙竞秀。

在黄山东麓有一个大庙，叫做指南庵，我记得，在我幼年的时代，香火还是很盛的；光复^①那年，庙被焚毁，一直没有修复。抗战前，我想把指南庵修复起来，一方面保存古迹，一方面做研究佛学或研究其他学术者的栖息之所，已经预备烧砖瓦了，因为抗战军兴而停止。

这个寂寞古老的洪家疃村，在交通方面，淮南铁路及合巢公路经过它东面15里的炯炆河，东南与芜湖、南京相衔接，朝发夕至。

洪家疃的居民约有百户，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，男耕女织，各司所事。但是终岁辛勤，仅得温饱，有的还得不到温饱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教育一向是不发达的。读书，被看做是特殊阶级的专业，过去科举时代这里只有秀才，民国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，风气太闭塞了。我在1929年创办一所黄麓小学，后来扩充为黄麓乡村师范，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、青年，才开始领受现代教育的洗礼，读书的风气才渐渐展开，后来不仅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、青年获得就学的方便，皖北各县的来学者也日益增加，俨然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。

我怀念我的故乡，更怀念我先人的庐墓。离我的家，向北走不过百步，是我祖父母、父母、叔父的长眠之所。我盖了一个小小三间屋的墓庐，我们叫做坟庄。我回乡时，总喜欢住在这墓庐里。有一年在家乡过旧年元旦，大雪纷飞，自己一个人静幽幽地走进坟庄的园里。雪越下越大，像百万玉龙盘舞。我孤清清站在雪花中，俯看山麓的村庄，和平，幽静，纯洁，一片粉妆玉琢的乾坤。山泉淙淙，奏出天然的美妙的乐曲。这时，我浑忘了世界的尘秽，撇却了人生的疾苦，这宇宙和人生都像一片白羽，纯洁而光明。我仿佛到了一个化境，一个超然出尘，遗世独立，飘飘乎欲仙的化境。我相信，这种意境，是渊源于我对可爱的黄山，可怀念的故乡，可永远瞻仰纪念的先人庐墓的深厚感情，这种感情不断诱发我敬恭桑梓和息影林泉的愿望。

我常常回到故乡去。这不但是一个休息的机会，也是我静心思考和接

^① 指辛亥革命。

近民众的机会。其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次是我在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以后回乡小憩的40天。战前30天的准备工作，从8月12日到9月23日整整40天指挥作战的辛苦，使我的身体疲惫不堪。9月25日从前方回到南京，虽已调任大本营重要职务，也不能不请假回乡稍事休养。到了洪家疃，大家几乎不认识我了，惊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。我一回到家乡，如释重负，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。

我在休养期中，也和每次回乡一样，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讲话，大多讲些求学做人作事的道理，把自己亲自体验的现身说法地讲出来，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有恢弘的抱负、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，应该关怀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。同时，我在他们面前，表示对政治生涯的冷淡。我并不希望做大官，但愿有一天回到乡下，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，也许在教育上的贡献，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。我也常把孙总理的遗训启示他们，青年要立志做大事，不可希望做大官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。我说很多话鼓励师范生，要他们为农村服务，埋头苦干。因为我们乡下总免不了一个观念：做官是好的，做差事是好的。这成了一种社会趋向，父母教儿子读书，乡党期望子弟上进，全是为的做官。所以我想矫正一般人的不正确的观念，使大家认识做下层实际工作的重要，使大家知道为乡村服务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工作。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，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，不能在乡村工作，不能为农民服务，而趋向政治活动，做官，干差事，把乡村风气弄坏，人才减少，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，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。我分析这些道理，警觉黄麓青年。

黄山虽好，可惜树木少，我提倡植树造林。有些池塘没有鱼，我提倡养鱼。这时清水塘干了，是由于塘身太浅，蓄水不多。我提倡挑塘，把塘掏深。我自己带头下塘，领导大家踊跃挑塘。村里的人笑着说：“总司令^①挑塘！总司令挑塘！”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劳动是一种很愉快的事。

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。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：北自淮南铁路，南抵巢湖，东起烔炀，西至长临，筑成环乡的乡道，再在各村修村道；同时，办一百所民众学校，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。我曾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多次商量，想把乡师逐渐扩大，成为大学，附设一所中学，若干小学。此外如科学馆、天文台、图书馆、医院等，应有尽有。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。可惜我的理想刚生了芽，尚在计划阶段，而战角在烽火漫天中吹起来了。

这一次回乡小休，曾在四顶山小住十余天。四顶山，像上面说过的，是巢湖湖边的一座名山，面着大湖，松树成林。我在山的第二顶上盖了小

① “八一三”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。



房三间，终日悠悠地在山上林间，踱来踱去，晒晒太阳，看看山色湖光，忠庙、孤山、姥山尽入眼底。远望白石山和巢湖南岸诸峰，参差如列玉屏。我常常一个人静悄悄坐在山头，面对巢湖，天风浩荡，襟角飘开。每遇这种境界，顿忘尘俗，栩栩欲仙，觉得心灵上受着莫大的益处。

有一天，是我的生日，家里的孩子们，由长女素我领着，从20里外的家步行到四顶山来了。那是一个清晨，我正坐在山头一块大石上观赏景色，忽然一阵歌声从山下传来，渐近渐清，听出是我的孩子们的歌唱，边走边唱，为他们的父亲庆寿，祝福。这一种情景，大自然的殊恩与天伦间的至乐，交流合响而成为人生的幸福的源泉，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回忆。

我对于故乡的父老，从小就礼貌甚周。望见长辈来了，远远打招呼，先喊他，所以父老很喜欢我。我始终尊敬父老和长辈，他们对我也情意深厚。我每次回乡，一定要与父老及长者谈谈，问候他们，也请他们喝喝酒，吃吃饭，有时也掷掷骰子。我掷骰子的方式与众不同，我预备了许多铜板，每位各给一份，只准押一注，输的归我赔，赢的带了走。我觉得这些长辈们应该受我的尊敬。我每次回乡，有一定的程序：进祠堂祭祖，上坟扫墓，分别恭请张、洪两姓长辈公宴，敦约周围十多个村子的60岁以上老人聚餐。抗战胜利后，我也曾一度回乡，只是湖山依旧，长老凋零，不禁感慨无已！

二、家世

在遥远的年代，大概是明朝末季吧，从江西迁移到安徽，落籍在巢县西乡的四大房姓张的，那便是我的祖先。张家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，我们是四大房中的长房，靠着黄山山脉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，叫做“靠山张”。我家这一支以后又移到洪家疃，相距也不过一里。这四大房就叫做“四房张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是没有做官的，连念书的人也很少（进学、中举，根本没听见，仅有几名童生，都没有得过“功名”），大都以务农为本业，有少数做手工的，经商的也少，一族人安分守己地度生活。

我的祖父名邦栋，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者，性情刚正，常说直道话。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，很少离开洪家疃，只有在他的儿、媳——我的父母——居住丰乐河的期间，偶然去过冬，可以说，他毕生没有出过远门。祖母是洪家的女儿，早去世，我没有见过。

我的父亲名桂征，从小念过书，能写信、记账，粗通文理。他是一个篾工，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，即篾器店，当然是非常辛苦的。父亲为人老实忠厚，是一个柔和的人，与祖父的刚直的特性两样。我

的叔父名桂荣，也是篾工，也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篾器店。

我的母亲，娘家姓洪，从小操作辛苦，得了气喘病，终于因此而早死。她生了我们弟兄四人（中间还有一个妹妹，早夭），带着病料理家务。这是一个贫寒家的家务，她要自己烧菜，煮饭，洗衣，还要督促篾器店里的伙计学徒们工作。她是一位慈爱、和平、厚重的伟大的母性。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，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！譬如我今天有一点成就，最初的一步是由当年不安于丰乐河学徒生活而毅然出走，到安庆考陆军小学。按当时的环境，没有母亲的支持，我要迈开这第一步是不可能的。首先我的父亲就不赞同，只有我的母亲，仁慈的母亲，她独立地赞助我，密切地注意儿子的前途。她费尽心力，七拼八凑给我筹了24元的旅费，鼓励我求学，远行。她常常看着儿子的大处远处，教诫我，提掖我。她把一句我们家乡的格言——咬口生姜喝口醋——给我作座右铭。这句格言，就是叫青年要尝尽酸辛，历尽艰苦，才能成人立业。以后我把这一句话——慈母的遗教，请于右任先生写了一块横匾，挂在坟庄里，作永久的纪念。我之有今天，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。慈亲的遗训，不但我永不能忘，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。我愿我的子子孙孙，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。

这就是我的家世简单的叙述。我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，不是世代书香，只有代代相传的劳动者的血液。我对这个平凡的家世，从心里感到有一种自信和自豪，它遗传给我一些美德，特别是给了我长期的磨练。

第二节 读书

一、入私塾

丰乐河镇上有一个由李先生主持的私塾，他是我的启蒙老师。读了一年后转入一个较长的打根基的阶段，前后7年，业师是我的叔舅父洪子远先生。中间曾从丰乐河唐先生读了一年，最后又从“长冈张”张来轩先生读了一年。我在私塾一共读了10年。

我从洪先生读书的程序，与一般不同，是先从难的书读起，先从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读起，回过来再读四书。背书的方式，也与一般不同，五经、四书整本整部地背，硬是那样蛮干。如上下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连“朱注”都要一齐背。我的那位叔舅父业师教学认真，督责极严，我虽有很强的悟性和记忆力，也得要苦读，苦背。

我的业师是怎样的严法，只需看他拿的那块厚厚的无情的板子。我现在的右额上还隐隐约约保留着一条创痕，这就是被先生打的“古迹”。



背书时，偶然脱一脱，那块无情的厚厚的板子刷地一响就落到头上，往往头破血流。至于罚跪，打手心，罚一顿不吃饭，几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，毫不足怪。

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回忆：夜静更深，我还没有放学，我的母亲不放心，体念这一个还未满10岁的儿子，一个清瘦的小孩子。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，从壁缝里，门缝里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，等我放学出门时，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。慈母之泪，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！

有一次我被罚不吃饭，我的可敬可怜的母亲，知道她的儿子受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，心里更发难过，她买了两个“粑粑”偷偷地送给我吃。我到底是一个小孩子，回家时，我哭了，母亲又以慈爱的心情来安慰我。

现在想起来，这种对待学生的方法，未免过于旧式，以我的聪明，似乎不需要运用这种笨拙的方法。然而正因我的叔舅父洪先生期待我最真最切，所以也格外从严。以后从丰乐河回到洪家疃，还是从洪先生读书，这一个时期便轻松得多了，他的教学方法也改变了，而我已是十一二岁的少年，从“小学生”进到了“大学生”的阶段，也就没有被打受罚的事了。

我应该说说私塾生活的情形。论家庭，我是读不起书的，而我竟能在私塾读了10年，实在是勉强万分，所以我个人的生活状况，也就可想而知。记得在洪家疃前面冈上梨园读书的时候，一共二十多个学生，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在私塾里面，共同“起爨”，即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，但是各人吃各人的菜。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，餐餐吃肉；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，也由他家里常常送好菜来；只有穷孩子的我，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，望着人家垂涎。父母远在丰乐河，只有祖父和我二姑父母住在家里，有一次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要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。可怜的祖父，感慨地对厨子说：“肉吗，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！”我听了祖父的话，心里实在难过已极，深悔自己的孟浪。以后见了祖父，祖父也对我说：“那一次你要肉，哪里来的肉？”同样的一个惨淡的回忆：在丰乐河的时候，我生了满身疥疮，有人说：“吃猪油蒸红枣，可以健脾，疮可以好。”我告诉母亲，母亲黯然地说：“饭都吃不周全，哪能有什么猪油蒸红枣！”

我睡的床，只是一块木板上垫着一铺稻草，上面覆着一床烂棉絮。热天只有一顶稀烂的帐子，四围八方都是孔，大孔小孔，补了又补的。然而由于一天读书疲劳，仍然得钻进去睡。当我睡熟的时候，也正是蚊子大肆活动的时候。曾记有一次，我的业师拿着扇子替我赶蚊子，我才为之惊醒，心中感谢不已。

我那两个同住在一起的同学，虽然家道小康，生活一切比我好，但念书总赶不上我，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。可见在私塾里，在幼年时，吃吃苦